



你多次走过三峡。写过系列报道。报道过三峡的生态环境、移民问题，采访过绞滩站、航道工、女子信号台，甚至还深入到大坝的基坑里。这些好像都是遥远的过去了。

而现在你已经不再倾听也不再笔录——因为你不再在新闻界从业。

有一些地方始终让你牵挂，像奉节。你觉得，古城与历史，都远远没有讲完。

三峡工程开始蓄水，奉节这座千年古城即将消失。报道也骤然增多。冷落许久了的千年古城又一次凸现在世人面前。这就是她对中华文明的最后一次贡献么？

不知为什么，这些日子里，你甚至厌烦了那随着厚厚报纸送来，和打开电视即可见的无数关

——兼谈文化的开掘与新闻的限制

(北京) 朱幼棣

朱幼棣：男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副司长。

于“神州第一爆”的“新闻”。

记者们在追寻什么？都报道了什么？

这是新闻照片的剪辑：几个民工或老乡在瓦砾堆中彳亍着拾荒。两个拆迁人员疲倦了，仰面八叉地躺在工地上睡觉，等待再一次起爆。还有一些所谓新闻背景：爆破奉节的是一支“英雄”的队伍，拆除爆炸过什么建筑物或工程。如今又如何日夜奋战，为未来的三峡库区“清障”。

是啊是啊，这些都是应该记入“史册”的：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0分，六秒钟，爆破面积达22万平方米，其中包括48栋楼，最后一爆用掉多少公斤炸药、多长塑料引爆管，等等。这些英雄业绩当然值得报道。甚至在报道中还用上了“灰飞烟灭”的词句。这篇报道的标题是《工程兵屡建奇功，精彩爆破全回放》。

成为热点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。

但是“聚集”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新闻的视野。各级领导、爆破负责人、技术人员，甚至布置警戒线的保安人员都进入了新闻。但是，对奉节人的惜别报道很少，而且多是“新家虽然比旧

家条件好，但心里对旧家有一丝怀念和牵挂。”仅此而已。

在报纸的角落里，瞥见短短的一行：奉节是座有2300年历史的古城。

是的，破旧立新，每天都有创造与毁灭。古城的消失缩短为“六秒”。硝烟散去，文化真是那么不值得一顾么？

要回忆采访的每一个细节是困难的。但夜泊奉节，有多少你不能忽略的过去，如江涛和雨丝潜入心底——

不说三国、白帝城和永安宫托孤，也不说八阵图。当忆起陈子昂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孟郊、苏轼、黄庭坚等等震撼古今的名字时，便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。更不用说曾在奉节为官的刘禹锡、王十朋、范成大、陆游，在寂寞清冷的雨夜，萌生了多少诗情，写下了多少华章。

滚滚江水创造了一个无情的字眼：淘汰。

是值得沉思的。百年、十天，甚至一日，时光会淘汰多少新闻？

也是一个“回放”。如果1000年前有报纸或者电视的话，这应该是一则可以上当地媒体头条的新闻：

夔州刺史刘禹锡任满离开奉节时，为其送行的人很多。以致在衙门与驿馆间搭起了一顶顶青帐。官员、友人、当地的耆宿名流，更多的是百姓，甚至还有红颜知己，络绎不绝，都来送别。——这实属不易，今天一些地方，官员一旦卸任，立即门前冷落车马稀了。可见刘禹锡在夔州还是颇有政绩的，得到了民众的拥戴，是个很好的行政领导干部。也许敏感的记者，就会从中发现什么新闻线索。

当他登舟解缆，回望渐渐远去的山城和送别的人群时，怅然若有所失，一股难抑的热流伴随着悠扬清婉的旋律涌了上来。他急急地返回船舱，研墨铺纸，挥笔写下了《别夔州官吏》：“三年楚国巴城守，一去扬州扬子津。青帐联延喧驿步，白头府伛到江滨。巫山暮色常含雨，峡水秋来不愁人。唯有九歌词数首，里中留与赛蛮神。”

这里需要略作解释。蛮神，是指屈原居湘沅间，吸取了民间迎神祭祀的乐曲，作《九歌》。也曾风起云涌，也曾轰轰烈烈，也曾沧海桑田。可这一切终究要告别。江风梳理着思绪，刘禹锡清醒地意识到，千百年后，真正能留与人世的，不是所谓“形象工程”或“政绩工程”，甚至也不是一时的“口碑”，而只是几页薄薄的诗笺。

在这里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下这段“旧闻”，是想说明我们一些记者编辑对文化的忽视。刘禹锡正是在奉节期间，在巴渝民歌的基础上，作《竹枝词》、《踏歌词》等28首，开一代新风。如“山桃红花满山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依愁。”“瞿塘嘈嘈十二滩，此中道路古来难。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

澜。”还有：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似无情却有情。”……这一切，还不足以流传千古么？

是的，你搞过经济报道，搞过文化科技报道、从事过中央政治新闻的采访。但关于奉节报道的断想，已经非常私人化了，你觉得自己已经走得很远，虽然道路不会走尽，你感到新闻对文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限制。记者有时也会面临一种艺术家式的孤单。

难道经济报道中就不需要文化？对当代重大事情的采访，就可以完全忽略对历史的追溯？

既然可以给爆破的六秒那么多的时间与篇幅、为什么对几千年惜墨如金呢？——更大的可能是，没有那么多深奥的哲理，在极其庞杂眩目的诱惑面前，采编人员本身对文化的开掘还是缺乏必要的准备和手段。

新闻，在传统的文化流失的背后，流失的是一种精神。

尽管你不同意“用脚写新闻”这种粗俗的比喻——古人的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就述尽了行走、读书和写作的关系。

你每次过三峡，都不是一人，而是一伙。晚上，守在电视机前不断地换台，或者聚在一起打牌，或者去歌厅“娱乐”。对这些，你都没有兴趣，你感兴趣的是“逛街”，大街小巷，原路去原路返回，看着时间。你留心城市的每一个细节，与当地人聊天。还有，买书和看书，然后记笔记。正确的判断、想像与思想，一闪而过，只有通过文字记录下来，才能够保存。况且奉节不仅是地理与地貌的交汇点——巴蜀与荆楚、大山与长江，还有历史与现实。你盼望你的某些报道，你的文章的独立的思想，新

鲜的文风，还有浓厚的文化。

记得一次采访结束，离开奉节时，一个处长给孩子买了几件衣服，有记者买了几斤奉节脐橙，还有大包小包的当地同志送的土特产。这些都值不了几个钱。而你上船时，又多了沉沉的书。

其实，不仅仅是编辑记者，你采访时见到的当地干部，很少有安于奉节工作的。贫困，一个百万人的穷县，收入低，交通不便。又要建三峡工程，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发展。人才外流现象严重。这使你想起了诗圣。

杜甫晚年流寓奉节，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九个月，还修葺过三处草堂，写下了四百多首诗，是他一生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。杜甫上白帝城的诗就有八首之多，《夔州歌》又连着是十首绝句，更不用说《秋兴》八首，几乎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作。杜甫在奉节滞留盘桓的原因是复杂的，日子过得也相当艰难凄苦。但他为什么还能写出那么多佳作？陆游认为，“少陵先生晚游夔州，爱其山川不忍去，三徙居，皆名高斋。”——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解读，“不忍去”，不是匆匆的一瞥，而是一种情感的维系与流注。也只有大诗人才会有这种心心相印的理解与感悟。

文学艺术其实是一种信仰。新闻呢？

这是宏钟大吕般的声音——

“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。”“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。”

2300年的沧桑，奉节已经证明了它的魅力与生命力，这就是它的与众不同。

奉节不会被湮没或者淘汰。不管它是被夷为平地，还是沉入水底。○